

《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

——对二十世纪的反思

1999年2月

1992年5月28日，巴西众议院召开特别会议，隆重纪念巴哈欧拉升天一百周年。如今，巴哈欧拉的影响正日益成为世界社会与思想图景中愈发为人熟知的印记。祂所倡导的团结之道，清晰而深切地触动了巴西立法者的心弦。会议期间，众议院各党派的发言人均向巴哈欧拉的著作致以敬意——一位议员将其形容为“出自一人之笔的至为宏伟的宗教著作”；另一位议员则盛赞其对地球未来的构想，称其“超越了物质的疆界”，“拥抱全人类，而无国籍、种族、界限或信仰的细微之别”。¹

这些赞辞因此愈发震撼人心——因为在巴哈欧拉诞生的土地上，其著作至今仍遭到统治伊朗的穆斯林神职阶层的猛烈谴责。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这些神职阶层的前辈，将巴哈欧拉放逐、囚禁，并屠杀了成千上万认同其改造人类生活与社会理想的人。即便在巴西利亚举行特别会议之时，居住在伊朗的三十万巴哈伊信徒，因拒绝否认这一已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赢得高度赞誉的信仰，而遭受迫害与匮乏之苦，更有无数人惨遭监禁乃至杀害。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各类极权政权所持的态度，无不带有与此相似的敌视色彩。

那么，引发如此截然不同反响的这一思想体系，其本质究竟为何？

—

巴哈欧拉教义的核心动力，在于阐明现实的本质上是灵性的，以及支配这一现实运作的法则。它不仅将人视为一种灵性的存在——一个“理性的灵魂”，而且更坚信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整个事业，其本身便是一场灵性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心智与心灵逐步创造出愈发复杂而高效的方式，以彰显其与生俱来的道德与智识潜能。

¹ 路易斯·古希肯议员与丽塔·卡马塔议员的发言。《巴西联邦众议院纪念巴哈欧拉升天一百周年特别会议》，巴西利亚，1992年5月28日。

巴哈欧拉否定了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教条，并对历史进程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阐释。人类作为意识演进的先锋，其发展历程如同个体生命的成长阶段，依次经历婴儿期、幼儿期与青春期。这一旅程已将我们带至期盼已久的门槛——作为一个统一的人类族群，我们即将步入成年期。那些标志着这一进程中不成熟阶段的战争、剥削与偏见，不应成为我们陷入绝望的缘由，而应作为一种动力，促使我们承担起集体成熟所赋予的责任。

巴哈欧拉在致函其同时代的政治与宗教领袖时指出，一种威力无可估量、超乎当时人们想象的新能力正在世人心中觉醒，这种能力不久便将改变地球上的物质生活。祂强调，至关重要的是，要将这些即将到来的物质进步转化为推动道德与社会发展的载体。倘若民族主义与宗派冲突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那么物质进步所带来的将不仅是益处，还会滋生出难以想象的邪恶。巴哈欧拉的部分警告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引发了严峻的回响。祂警示道：“尘世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事物，这些事物能够改变整个地球的大气环境，其污染更具致命危险。”²

二

巴哈欧拉指出，所有人——无论其国籍、宗教或族裔出身——所面临的核心灵性课题，乃是奠定一个能够反映人类本质同一性的全球社会之基础。地球居民的团结统一，既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愿景，归根结底也不是一种选择。它构成了社会演进进程中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一个过去与现在的全部经验都在推动我们迈进的阶段。除非这一课题得到承认并被着手解决，否则困扰我们星球的种种弊病便无从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我们所进入的时代，其所有的根本挑战皆是全球性、普遍性的，而非局部性或区域性的。

在巴哈欧拉的著作中，许多涉及人类成年期的章节，都贯穿着祂以“光明”为隐喻，来彰显团结所具有的变革力量：“团结之光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³ 这一论断，将当代历史置于一个与二十世纪末盛行观点截然不同的视角之下。它敦促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与分崩离析之中，去探寻那股正在运作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将人类意识解放出来，推动其迈向演进的新阶段。它号召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一百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这些发展对曾亲身经历其中的、形形色色的民族、种族、国家和社区群体所产生的影响。

²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信托社，1997年），第69页。

³ 巴哈欧拉，《致狼子书简》（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信托社，1988年），第14页。

正如巴哈欧拉所言：“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⁴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巴哈伊信徒会将那个灾患充斥的二十世纪视为“光明的世纪”。⁵ 因为这百年见证了地球居民规划共同未来的方式，以及彼此看待对方的态度，都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两方面转变的显著特征，都是一个走向团结的进程。现存体制无法掌控的动荡，迫使世界领袖们着手建立新的全球组织体系——这在二十世纪之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那些在无数个纷争世纪里割裂各民族、各国家，且曾被认为会长期存在的习惯与态度，正迅速瓦解。

二十世纪中叶，上述两方面的进展催生了一项突破性成就，其历史意义唯有后代才能充分领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惊余波中，有远见的领袖们终于发现，通过联合国这一组织，得以着手巩固世界秩序的基础。进步思想家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国际公约新体系及相关机构，如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正是胎死腹中的国际联盟所遗憾未能成就的。随着世纪向前推进，这一体系初步的国际维和能力得以逐步施展，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其所能达到的成就。与此同时，民主治理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稳步扩展。即便其实际成效仍不尽如人意，这也丝毫不会削弱人类事务组织方式中所发生的、具有历史性且不可逆转的方向转变。

世界秩序的事业如此，世界人民的权利事业亦如是。战争期间，人类之乖戾行径加诸受害者身上的骇人苦难一经披露，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震惊——以及一种只能称之为深切羞耻的情绪。这一创伤催生了一种全新的道德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通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的工作得以正式纳入制度体系——这一发展，对于巴哈欧拉曾就此议题致函的十九世纪统治者而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凭借这一授权，日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已着手行动，以确保《世界人权宣言》成为规范性国际准则的基础，并得到相应执行。

经济生活领域也经历了相似的进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浩劫，促使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设立了社会福利项目、财政管制体系、储备基金及贸易法规，以保护本国社会免于重蹈此类灾难的覆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一批全球性运作的机构相继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一系列致力于规范并推动全球物质

⁴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 CXXXI 节。

⁵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1912 年阿博都-巴哈在美国与加拿大演讲录）（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信托社，1982 年修订版），第 74、126 页。

繁荣的发展机构。到二十世纪末——无论其初衷如何，也无论当代所用的工具尚显粗糙——人类大众已认识到，地球财富的利用方式可以根据全新的需求理念进行根本性重组。

上述发展的成效，因大众教育普及进程的加快而得到极大强化。除了国家及地方政府愿意向这一领域投入大幅增加的资源，以及社会具备动员并培训大批专业合格教师的能力之外，二十世纪国际层面的两项进步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第一项是一系列聚焦教育需求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由世界银行、政府机构、主要基金会及联合国系统多个分支机构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第二项是信息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它使地球所有居民都成为全人类知识的潜在受益者。

人类意识的深刻转变，推动并强化了这场全球范围的结构重组进程。全体人类突然被迫直面那些滋生冲突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所带来的代价——而且，曾经被认为可接受的做法与态度，如今在全球舆论的审视与指责之下，不得不直面这一代价。其结果，便是促使人们看待彼此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例如，纵观历史，经验似乎表明——宗教教义也予以印证——女性在本质上逊于男性。然而，从历史的尺度来看，这一普遍观念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消退殆尽。无论彻底践行巴哈欧拉“男女在各方面完全平等”这一主张的过程多么漫长而痛苦，任何反对这一观点的理智与道德支撑都在逐步瓦解。

在过去数千年间，人类自我认知中另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对族群差异的推崇——而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观念已逐渐固化为各种种族主义幻想。从历史视角来看，其转变速度令人惊叹：二十世纪见证了人类团结被确立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如今，那些仍在世界许多地区肆虐、造成巨大破坏的族群冲突，已不再被视为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固有特征，而是被看作必须受到有效国际管控的蓄意越轨行为。

在人类漫长的幼稚时期，贫穷也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秩序中持久且不可避免的特征——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有组织宗教的完全认同。然而如今，这种思维定势——一种曾塑造了世界上所有已知经济体系优先事项的假设——已被普遍摒弃。至少在理论上，各国政府已被普遍视为本质上的托管者，其职责是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福祉。

另一项尤为重要的变化——因其与人类动机的根源紧密相连——乃是宗

教偏见禁锢的逐渐松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世界宗教议会”曾引发广泛关注，它预示了各宗教间对话与合作的进程；这一进程强化了世俗主义的影响，动摇了曾经坚不可摧的神职权威壁垒。面对过去一百年间宗教观念的深刻转变，即便当下原教旨主义的反抗浪潮爆发，回想起来，也可能被视为仅仅是对教派控制权不可避免的瓦解所进行的绝望后卫战。正如巴哈欧拉所言：“毋庸置疑，全世界人民，无论种族或宗教，皆自同一个神圣源泉汲取灵感，皆为同一个上帝的子民。”⁶

在这关键的数十年里，人类心智对物质宇宙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两大新理论——两者均与光的性质及运作密切相关——彻底革新了物理学领域，并改变了科学发展的整体进程。经典物理学仅能在有限范围内解释现象，这一点已变得显而易见。一扇通往研究宇宙微小组成部分与庞大宇宙系统的新大门骤然开启，这一转变的影响远超物理学范畴，动摇了数百年来主导科学思维的世界观根基。那种将宇宙视为如钟表般运转的“机械宇宙”，以及认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心灵与物质之间存在既定分隔的旧有认知，已一去不复返。在这些意义深远的探索得以开展的背景下，理论科学如今已开始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目的与智性，确实是宇宙本质与运作中所固有的。

随着这些观念变革的到来，人类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与新兴的生态学彼此交融，为提升生命质量开辟出令人惊叹的广阔前景。在农业、医药等至关重要的领域，其所带来的福祉已极为显著；人类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材料科学这一新兴领域，也开始提供大量在世纪之初尚无人知晓的特殊材料——塑料、光纤、碳纤维。

上述科技进步的成效是相辅相成的。沙粒——这种最卑微、表面上毫无价值的物质——蜕变为硅晶片与光学纯玻璃，从而使全球通信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这一点，再加上日益精密的卫星系统的部署，已开始为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分彼此地提供获取全人类积累知识的途径。显而易见，在即将到来的数十年间，电话、电视与计算机技术将整合为一个单一、合一的通信与信息系统，其廉价设备将实现大规模普及。目前各国纷繁杂乱的货币体系——对许多人而言，这是民族主义自豪感的终极堡垒——预计将被一种主要通过电子脉冲运作的单一世界货币所取代；这种转变带来的心理与社会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⁶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 CXI 节。

的确，二十世纪变革所产生的团结效应，在科技领域变革所蕴含的意义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从最直观的层面而言，人类如今已拥有实现那些由日益成熟的意识所孕育的理想目标所需的手段。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赋能潜力惠及地球所有居民，不分种族、文化或国度。巴哈欧拉曾预言道：“在本时代，一股新生力量激荡着所有世人的心；可是，无人知晓其原因或觉察其动机。”⁷如今，在这些话语写下一个多世纪后，各地有识之士已开始逐渐领悟此后所发生一切的深远意义。

三

认识到这个即将结束的历史时期所带来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否认与之相伴的黑暗——正是这种黑暗，让这些成就显得愈发鲜明：蓄意屠杀数百万手无寸铁的人民；发明并使用足以毁灭整个族群的新型毁灭性武器；兴起扼杀整个国家精神与智识生活的意识形态；对地球自然环境造成规模巨大、可能需要数个世纪才能修复的破坏；以及对数代儿童造成的无可估量的更大伤害——他们被教导相信，暴力、粗鄙与自私是个人自由的胜利。这些仅仅是一系列罪恶中较为明显的部分，这些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恶行，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留给后续历经淬炼的世代的教训，供他们引以为戒。

然而，黑暗并非一种拥有某种存在形式的现象，更谈不上具备自主性。它既无法熄灭光明，也不能削弱光明，而只是标示出那些光明尚未触及或未能充分照亮的区域。一个更为成熟、更为冷静的时代的历史学家，无疑也会以这样的视角来评价二十世纪的文明。在这些关键的岁月里，人类兽性的狂暴曾失控肆虐，有时甚至似乎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存续，但事实上，这并未阻碍人类意识所蕴藏的创造性潜力的稳步展现。恰恰相反，随着二十世纪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醒悟：仅仅在几年前还束缚着他们的那些忠诚，是多么空洞；曾经困扰他们的那些恐惧，是多么虚无缥缈。

巴哈欧拉强调：“此日无与伦比，因其乃过往世代与世纪之慧眼，亦为照亮时代黑暗之明灯。”⁸有鉴于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黑暗如何减缓并遮蔽了这即将终结的非凡百年所取得的进步，而在于：人类还需经历多少苦难与毁灭，方能全心全意地接纳那使我们成为一体人类的灵性本质，并鼓起勇气，以那些惨痛习得的经验为指引，规划我们共同的未来。

⁷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 XCVI 节。

⁸ 巴哈欧拉，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神圣正义的降临》（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信托社，1990年），第79页。

四

巴哈欧拉著作中阐述的文明未来发展路径理念，对当今强加于世界、被视为规范且不可改变的诸多观念提出了深刻挑战。“光明的世纪”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已为一种新型世界打开了大门。如果社会与智识的演进实际上是在回应存在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智慧，那么许多决定当代决策方式的理论便存在致命缺陷。如果人类意识本质上是灵性的——正如绝大多数普通人始终凭直觉所感知的那样——那么，任何教条式坚持相反观点的现实解读，都无法真正理解或满足其发展需求。

在当代文明中，最直接受到巴哈欧拉未来理念挑战的方面，莫过于已蔓延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盛行的个人主义崇拜。在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精英主义与消费经济等文化力量的滋养下，“追求幸福”催生了一种极具侵略性、近乎无限的个人权利意识。这种现象带来的道德后果，对个人与社会均具有腐蚀性——而在疾病、毒瘾以及其他种种世纪末屡见不鲜的灾患方面，其破坏性更是毁灭性的。要将人类从这一如此根本且普遍存在的谬误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对二十世纪一些最为根深蒂固的是非观念提出根本性质疑。

这些未经检验的假设有哪些呢？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这样一种信念：团结是一种遥远、近乎难以企及的理想，唯有在诸多政治冲突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物质需求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不公以某种方式得到纠正之后，方可着手实现。巴哈欧拉则断言，事实恰恰相反。他指出，困扰社会、滋生种种使其瘫痪的弊病的首要“顽疾”，正是人类的不团结——而人类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协作能力，人类至今所取得的进步，皆有赖于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所能实现的团结行动的程度。固执地认为冲突是人类本性的固有特征，而非后天习得的习惯与态度的综合体，便是将这一谬误强加于新世纪——而这一谬误，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更可悲地阻碍了人类的过往。巴哈欧拉曾这样忠告民选领袖们：“必须把世界当作一个人体，虽然它被创造之时是完整而且完美的，却由于种种原因，可悲地遭受各种严重失调与疾病的折磨。”⁹

团结议题密切相关的，是上个世纪以日益紧迫的态势呈现的第二个道德挑战。巴哈欧拉坚持认为，在上帝眼中，正义是“万象中之至爱”。¹⁰ 它使个人得以用自己的眼睛而非他人的眼睛洞察现实，并赋予集体决策唯一能确

⁹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 CXX 节。

¹⁰ 巴哈欧拉，《隐言经》（阿拉伯文部分），第二首。

保思想与行动一致的权威。尽管从二十世纪惨痛经历中诞生的国际秩序体系令人欣慰，但其持久影响力仍有赖于人们对其内在道德原则的接纳。倘若人类确实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其治理机构所行使的权威，本质上便是一种托管权。每一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是全人类的信托；而人类存在的这一特质，正是《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文件所阐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的真正基础。正义与团结的成效相辅相成。巴哈欧拉曾写道：“正义之目的乃是在人间实现团结。神圣智慧之洋在此崇高话语中澎湃，而举世之书册不能尽载其深意。”¹¹

当整个社会——无论多么迟疑、多么惶恐——致力于践行上述及相关道德原则时，它所能为个人提供的最有意义的角色，便是服务者的角色。人类生活的一个悖论在于：自我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投身于更宏大的事业来实现的——在这些事业中，自我即便只是暂时被遗忘。在这个让各阶层人士皆有机会有效参与社会秩序本身塑造的时代，服务他人这一理想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将获取财富、自我张扬这类目标推崇为人生目的，本质上是在助长人类本性中的兽性层面。同样，个人救赎的简单说教，也无法再满足这一代人的渴求——他们已深切而坚定地认识到，真正的完满，既是今世的事，也是来世的事。巴哈欧拉忠告道：“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¹²

此类观点对人类事务的处理具有深远的意义。例如，显而易见的是，不论主权国家过去曾有何种贡献，只要它继续在决定人类命运中发挥主导性影响，世界和平的实现便会被拖延得愈久，地球居民所承受的苦难也就会愈加深重。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无论全球化带来的福祉有多么巨大，这一进程显然也造成了空前的专制权力集中——若不将这种权力置于国际民主管控之下，便会使无数人陷入贫困与绝望。同样，信息通信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既是推动社会发展、深化人们共通人性意识的有力手段，也能以同样强大的力量，扭曲并侵蚀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的内在动力。

五

巴哈欧拉所阐述的，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这种关系与人类即将到来的成熟期相契合。创造并维系宇宙的终极实在，将永远超出人类

¹¹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信托社，1997年），第67页。

¹²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CVI节。

心智的企及范围。人类与这一终极实在所建立的有意识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达到何种程度），皆是各大宗教创立者影响的结果——这些创立者包括摩西、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及更早的、其名字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的人物。通过回应这些神圣的启示，地球上的各民族逐步发展了灵性、智识与道德能力，这些能力的结合塑造了文明化的人类品格。这一长达数千年的累积进程，如今已抵达演进历程中所有决定性转折点所共有的阶段——此前未曾实现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巴哈欧拉断言：“此乃上帝之至伟恩泽倾洒人类之日，此乃祂之至大宠爱灌注一切受造物之时。”¹³

以巴哈欧拉的眼光观之，部落、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已实际上走向终结。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一个意识到自身一体性的人类族群的历史开端。针对文明进程中的这一转折点，祂的著作重新定义了文明的本质与进程，重新梳理了其发展的优先次序。其目的在于召唤我们回归灵性觉醒，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巴哈欧拉的著作丝毫没有鼓励那种以为预想中的变革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幻想。事实远非如此。正如二十世纪的诸多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数千年来已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态度模式，既不会自发消失，也不会仅仅因为教育或立法行动就被摒弃。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深刻的变革往往只有在遭遇剧烈苦难、面临无法承受且无其他解决途径的困境时才会发生。巴哈欧拉曾告诫说，正是这样一场严峻的考验，才足以将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族群熔铸为一个团结的民族。

对现实本质的灵性观念与物质主义观念，彼此水火不容、背道而驰。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这两种对立观点中后者所设定的路线，已将不幸的人类带至遥远的边缘——在这个地方，关于理性的幻想（更遑论人类福祉的幻想）再也无法维系。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各地有无数人正逐渐醒悟到这一事实。

尽管这与广泛流行的观点相悖，但人类并非一块白板——掌管人类事务的特权裁决者无法在其上肆意铭刻自身的意愿。灵性之泉自会随性奔涌、无拘无束，不会被当代社会的残骸无限期压制。无需先知般的洞察力便可领悟：新世纪伊始的数年里，将要释放的能量与愿景，将远比长久以来阻碍其表达的、累积已久的陈规陋习、虚妄谬误与沉溺放纵更为强大。

¹³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IV节。

无论动荡多么剧烈，人类正迈入的这个时代，将为地球上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及每一个社群，开启前所未有的机遇，去参与书写这颗星球的未来。巴哈欧拉满怀信心地应允道：“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¹⁴

¹⁴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 IV 节。